

第三三〇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甥舅部

甥舅部

翁婿部

姻婭部

中表部

戚屬部

奴婢部

母黨部

妻族部

(卷)

一〇六

一〇七

二六—二九

二〇

二三

二六

二三—二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甥舅部彙考

爾雅釋親

劉熙釋名釋親屬

甥舅部總論

儀禮喪服

春秋四傳杞伯莒來 莒人滅鄆

甥舅部藝文一

誠外生

上從舅侍郎啓

爲李郎中祭舅黃端州文

祭外甥崔駢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登臨河城賦

祭舅氏李公擇文

洪氏四甥字說

與洪甥駒父

又

又

與徐甥師川

又

北歸與外甥柳閑

魏甥恪字序

劉甥瑾字序

甥舅部藝文二詩

秦風渭陽二章

答裴興詩

戲題示蕭氏甥

奉送六舅歸陸渾

送十五舅

送秦侍御外甥張篆之福州謁鮑大夫秦侍御

與大夫有舊

贈別從甥高五

醉後贈從甥高鎮

澧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答趙氏生伉

簡陟巡建三甥

答偶奴重陽二甥

答重陽

撫州對事後送外甥宋琰歸饒州觀侍呈上姊

夫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閩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王閩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閩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晉歐陽建

唐王維

前入

王昌齡

劉長卿

李白

前入

韋應物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戴叔倫

杜甫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覽外生盧綸詩因以示之

送從舅成都縣丞廣歸蜀

又

赴池州拜觀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

敬訓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

新茶誅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酬丘拱外甥覽余舊文字見寄

春日憶姚氏外甥

送韋處士老舅

寄舅

送從舅端適楚地

宿廣德寺寄從舅

送莫氏外甥入西軍

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觀省

弔從甥

寄外甥苗武仲

寄侍御從舅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別從甥萬盈

感懷題從舅宅

送外甥

前入

章渠牟

盧綸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李端

崔峒

王建

崔塗

孟郊

張籍

孟浩然

錢起

劉商

徐鉉

權德輿

前入

高適

李昌符

張祐

前入

前入

前入

示外甥

嚴維

勸學贈孟甥

宋黃庭堅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

蘇軾

九日省舅氏郭西獨行因書所見

元曹伯啓

八月中秋示鮑甥將赴揚州

失名

赴廣西別甥彭雲路

明解縉

懷舅氏馮集甫

張以誠

送趙甥赴衡輝幕

徐階

甥舅部紀事一

註公羊傳曰蓋舅出

又

謂出之子爲離孫

又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漢劉熙釋名

釋親屬

母之兄弟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

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

出之子曰離孫言遠離己也

又

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

家範典第一百六卷

甥舅部彙考

爾雅

釋親

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舅弟爲從舅

註云舅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詩秦風云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是也

又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

儀禮

甥舅部總論

喪服

甥

註姊妹之子 釋曰云甥者舅謂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

也

疏釋曰發問者五服未有此名故問之答云謂吾

舅者吾謂之甥以其父之昆弟有世叔之名母之

舅

註母之兄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註從於母而服之 疏釋曰傳發問者亦疑於外親

而有服答從服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既是

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

春秋四傳

杞伯姬來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秋杞伯姬來

全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 臨川吳氏曰杞桓

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

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

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薛氏曰杞伯嘗

辱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莒人滅鄆

春秋襄公六年秋莒人滅鄆

左傳鄆恃路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

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

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

之道也

胡傳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

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鄆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大范氏曰莒是鄆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何氏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祀如鄆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鄆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滅如鄆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爲莒實滅鄆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廬陵李氏曰滅鄆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鄆之文故以此爲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爲莒人以兵破鄆

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爲附庸後魯取鄆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以鄆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鄆滅孫紇救鄆侵邾敗於狐貽五年穆叔覲鄆太子巫於晉九月會於戚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鄆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鄆此左傳鄆事之本末也

甥舅部藝文一

誠外生

漢諸葛亮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承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上從舅侍郎啓

唐王勃

某啓上昨弟助至奉命以憲臺詩十首垂示氣橫霜

署彩洞雲肩綉衣兼藻肆之華白簡控元機之奧仙騁在馭殘文路而驅神解冠臨下望詞林而直指某質惟茅艾名隔縉紳虛露自出之榮每愧諸甥之列恩華曲被誨誘傍臨識謝知音榮深親與虞韶忽奏聽律呂而忘疲楚匣遙開仰光芒而不暇昔孔融之逢元禮罕親高文王粲之謁伯喈終慙懿威援今企古議德曄恩荷懷兼儲悲欣兩集但才非酷似攀宅相而多慙慕切如存臨渭陽而增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爲李郎中祭舅實端州文

李商隱

始虞命夏暴於元穹功垂刊木德叶堙洪洎帝相之難作誕少康於實中由屯獲吉因生受封降及後代傳勳繼庸西京則嬰爲外戚東漢則融居上公愍陽城之不享始移籍於扶風源遠更清基高自峻有焯明靈萬然休問陋巷不憂坦途方進月遠標儀霞高映論玉寧韞匱雖要處囊宜伸尚屈將集猶翔潛師大易謙尊以光誓安老氏債少易債爰紆銅墨是辛濠梁必琴時奏潘樹逾芳入贊朝儀言揚事舉圭璧繼夷弁冕文武吐辭含韻知今博古進揖退讓從規合矩復陶啓位殿省承榮孔門之束帶無忝漢宮之錦絕難更君子信纔小人道長未暇開關佳期稅鞅暫待符竹遠出羅網誰識卑飛因成利往銅梁改秩錦里經時人去而琴臺壞棟文移而石室摧基劉弘之重銘葛廟王商之更立嚴祠隴首云歸端溪遠逐角豈觸藩臂終困木海闊天盡山深霧毒許靖他鄉有名無祿馬超正色宜歌反哭何爲善之無憑而降災之甚速某欽惟教義夙所依因在昔家世勤王實

殷高旌大旆結駟飛輪慶豈惟於自出榮實垂於外
姻一紀已來艱凶過及嗟宅相以無取懼堂構之不
集詎言渭水之乖離竟絕西州之出入嗚呼哀哉違
京背闕古陌荒阡松門積霧隴首停烟祖庭是日乞
墅何年淚有血而皆墮憤無磨而可填況玕剖郡符
璟持使節塞遠城迴河窮路絕顧後瞻前形孤影子
長號出次重拜臨穴酒濃清醴殺羞羅列庶有鑒於
斯文冀不同於虛設

祭外甥崔駟文

柳宗元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恻靈奇取不可貪既磨又力
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褻其篋匱
抽深挾密擔重揭貴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
以寧其位豈不信邪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天死
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
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
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
古罕竝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
祗極其哀秦越萬里魂魄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
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前次施隈笑領卽路
鳴鞘不迴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
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謂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塋
誰贈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辭孤魂冥冥何託何逝
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裏藥操書
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
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附圯土下呼
漬淚微壙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祇益摧紆累見於夢
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祭崔氏外甥文

前人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
之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今謂吉其終道克就兮
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
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兮反復攬予哀何救兮
骨肉無從魂焉覲兮庶幾來歸餞以侑兮酒實於觴
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前人

叔舅宗元祭於二十六孀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
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
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
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於汝曹雖云惟
姓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
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
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
客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
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浩通賞期振
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閼神聖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
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
牧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
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聞幽獨臨視無路遡風慟
哭恒焉自中如刃之觸卽早有位青島載卜道途尚
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紉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
復嗚呼哀哉

登臨河城賦

井序

蕭穎士

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
瘵有加無瘳憂悵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

傑文史清雋則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
之恩隻詞片字皆資訓誘既而射策桂林校書芸
閣首爲知己名稱舅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
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月屆於臨河之舊邑覽
物增懷泣然有賦羊曇是日獨吟零落之篇周翼
終身寧亡吐哺之愛詞曰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隄兮水有瀾欵翻覆
兮無端俯崇墉兮心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借如韓
伯懷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餞歎西刻之忽覲會
一顧而不忘況仁深與密戚也惟佩觿之弱歲荷哲
舅之矜憐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雖小而
必誠善無微而不甄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
豈期文嗣作者價參特賢謬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
懷鉛匪舅德其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
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於茲城塞無媒兮窘束僚屬
臆而墜羽陵末路而傾軸悼晉豎之行深哀秦良之
莫贖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於茲樓懷一紀以如昨
愴今晨而獨游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
棲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
望可以銷憂者也

祭舅氏李公擇文

宋黃庭堅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
公隕於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喪畏友朝失寶臣
我哭之慟不惟慈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
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
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小直熙寧元祐
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孝謀十年江湖粹然生色

三年主計鬚髮盡白他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貴辨嚴笑語即路天下期公來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我少不天殆欲堙替長我教我實維舅氏四海之內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爲我舉觴沃酒棺前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洪氏四甥字說

前人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芻炎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黃庭堅爲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綠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驥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

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與洪甥駒父

前人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驕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爲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鉤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最既以立家爲事榮及手足爲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雷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爲問九舅白

又

前人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又

前人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日所作至父倦穀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

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在官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謾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爲致意寄蜀紙茶託多謝何須爲爾烏田馬牙一百謾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欹斜失威儀乃佳耳

與徐甥師川

前人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喧曉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味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辨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又

前人

比遣李掾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彫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振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瞻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瞻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

後能安之若但繡其輦悅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趣席千萬強學自重

北歸與外甥柳園

蘇軾

展如外甥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儔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

魏甥恪字序

朱熹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作爲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敬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母怠母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劉甥瑾字序

前人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甥舅部藝文二詩

秦風渭陽二章

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答襄陽詩

晉歐陽建

按建石崇甥此詩文義是贈石季倫藝文云答襄陽詩或誤也

戲題示蕭氏甥

唐王維

憐爾解臨池渠翁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蘆筍穿荷葉菱花冒鴈兒郊公不易勝莫著外家欺

伯舅吏淮泗卓魯方喟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臯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

奉送六舅歸陸渾

前人

伯舅吏淮泗卓魯方喟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臯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

送十五舅

王昌齡

深林秋水近日空歸棹演漾清陰中夕浦離觴意何已草根寒露悲鳴蟲

送秦侍御外甥張篆之福州謁鮑大夫秦侍御

與大夫有舊

劉長卿

萬里閩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煙轅門拜首儒衣弊貌似半之豈不憐

贈別從甥高五

李白

魚目高泰山不如一珎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樞樞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金久已罄爲報故交恩聞君隴西行使我驚心魂與爾共飄飄雲天各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慚冤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蓄積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奚裨雲龍若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

醉後贈從甥高鎮

前人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狂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餐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頗匣中盤劍裝鯨魚閒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澧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韋應物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亦有超世心擔書從我遊攜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綠景晏青山沈對榻遇清夜獻詩合雅音所推荷禮數於性道豈深隱拙在冲默經世昧古今無爲率爾言可以致華簪

答趙氏生伉

前人

暫與雲林別忽陪驚鷺翔看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
簡陟巡建三甥 前人

忽羨後生連榻話獨倚寒燭一齋空時流歡笑事從
別把酒吟詩待爾同

答個奴重陽二甥 前人
個奴趙氏甥伉重陽崔氏甥播

棄職曾守拙幽遂忘喧山澗依磽脊竹樹蔭清源
貧居煙火濕歲熟梨棗繁風雨飄茅屋蒿草沒瓜圃
羣屬相歡悅不覺過朝昏有時看禾黍落日秋原
飲酒任真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忝蘭省三載居遠藩
復與諸弟子篇翰每相敦西園休習射南池對芳樽
山藥經雨碧海榴陵霜纔念爾不同此悵然復一論
重陽守故家個子旅湘沅俱有絨中藻惻惻動離魂
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答重陽 前人

省札陳往事憶數年中一身朝北闕家累守田農
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疎散園林多清風
忽復隔淮海夢想在澧東病來經時節起見秋塘空
城郭連榛嶺鳥雀噪溝叢坐使驚霜餐撩亂已如蓬
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觀侍呈上姊
夫 戴叔倫

淮汴初喪亂蔣山烽火起與君隨親族奔迸辭故里
京口附商客海門正在風憂心不敢住夜發驚浪中
雲開方見日潮盡爐峯出石壁轉棠陰都陽寄茅室
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骨肉無半在鄉園猶未旋
爾家習文藝旁究天人際父子自相傳優游聊卒歲
學成不求達道勝那厭貧時人問巷醉好是羲皇人

項因物役率偶逐縉組輩謗書喧朝市撫己慚淺昧
世業大小體近通顏謝詩念渠還領會非敢獨爲師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杜甫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
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閩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前人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汚難吾舅意凄然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明 前人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崔嵬 前人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後終聞盜賊平
郴州頗涼冷橋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前人

尚書之芳宇文名或芳甥 前人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 酒香傾座側帆影駐江
邊芳之翟表郎官瑞冕看令宰仙 雨稀雲葉斷夜久
燭花偏 數語歌紗帽高文擲綠綫之典饒行處樂
離惜醉中眠 單父長多暇河陽賞少年 客居逢
自出爲別幾凄然 芳之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前人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喉喉吟笳發蕭條別浦清
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王閩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前人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閩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前人

會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
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休霜露在草根
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尊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
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覽外生盧綸詩因以示之 韋渠牟

衛玠清談性最強明時獨拜正員郎關心珠玉曾無
價滿手瓊瑤更有光謀略久參花府盛才名常帶粉
闌香終期內殿聯詩句共汝朝天會柏梁 盧綸

送從舅成都縣丞廣歸蜀 盧綸
褒谷通岷嶺青冥此路深晚程極瘴熱野飯荔枝陰
古郡三刀夜春橋萬里心唯應對楊柳暫醉卓家琴
前題 前人

巴宇天邊水秦人去是歸棧長山雨響溪亂火田稀
俗富行應樂官雄祿豈微魏舒終有淚還濕露家衣
赴池州拜觀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 前人
時舅氏初貶官池州
孤賤易蹉跎其如酷似何衰榮同族少生長外家多

別國桑榆在沾衣血淚和應憐失行鴈霜霰寄煙波
敬謝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

前人

郊公憐戀亦憐愚忽賜金盤徑寸珠徹底碧潭滋潤
溜壓枝紅豔照枯株九門洞啓延高論百辟聯行挹
大儒顧己文章非酷似敢將幽劣俟洪爐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三獻蓬萊始一嘗日調金鼎閱芳香貯之玉合才半
餅寄與阿連題數行

酬丘拱外甥覽余舊文字見寄 李端

丘運本才子始冠卽周旋舅乏鄰鑒愛君如衛玠賢
禮將金友等情向玉人偏鄙俗那勞似龍鍾却要憐
投輒聊取笑贈綺一何妍野坐臨黃菊溪行踏綠錢
巖最高雲反下洞黑水潛穿僻嶺猿偷栗枯池馬咬蓮
身居霞外寺思登月明田猶恨縈塵網昏昏過歲年

春日憶姚氏外甥 崔峒

離亂人相失春秋鴈自飛祇緣行路遠未必寄書稀

二月花無數頻年意有違落暉看過後獨坐淚沾衣

送韋處士老舅 王建

憶昨痴小年不知有經籍常隨童子遊多向外家劇
偷花入鄰里弄筆書牆壁照水學梳頭應門未穿幘
人前貴文性梨果蒙不惜賦字詠新泉探題得幽石
自從出關輔三十年作客風雨一飄飄親情多阻隔
如何二千里塵土驅蹇瘠良久陳苦辛從頭嘆衰白
既來今又去暫笑還成戚落日動征車春風卷離席
雲臺觀西路華嶽祠前柏會得過帝鄉重尋舊行蹟

寄舅

崔塗

中朝軒冕內久絕審家親白社同孤立青雲獨伴伸
致君期折檻舉職在埋輪須信堯庭草猶能指佞人

送從舅端適楚地

孟郊

歸情似泛空飄蕩楚波中羽扇掃輕汗布帆飾細風
江花折齒岸影泊梧桐元舅唱離別賤生愁不窮

宿廣德寺寄從舅

張籍

古寺客堂空開簾四面風移牀動樓鶴停燭聚飛蟲
閒臥逐涼處遠愁生靜中林西微月色思與審家同

送莫氏外甥入西軍

孟浩然

念爾習詩禮未曾違戶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飄零
坐棄三冬業行觀八陣形飾裝辭故里謀策赴邊庭
壯志吞鴻鵠遙心伴鵲鶴所從文與武不戰自應寧

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觀省

錢起

憐君展驥去能解倚門愁就養仍榮祿還鄉卽晝遊
橘花低客舍蓴菜繞歸舟與報垂綸叟知吾是網畱

弔從甥

劉商

日晚河邊訪惻惻獨衰柳寒蕪邊茅屋兒童驚走報人
來嬌婦開門一聲哭

寄外甥苗武仲

徐鉉

放逐今來漲海邊親情多在鳳臺前且將聚散爲閒
事須信華枯是偶然蟬噪疎林村倚郭鳥飛殘照水
連天此中唯欠韓康伯共對秋風詠數篇

寄侍御從舅

權德輿

靡靡南軒惹迎風轉芬滋落落幽澗松百尺無附枝
世物自多故達人心不羈偶陳幕中畫永負林間期

感恩從慰薦循性難藝維野鶴無俗質孤雲多異姿
清冷松露滋照灼巖花遲終賞稅駕駕來就東山嬉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前人

威鳳翔紫氣孤雲出寥天奇采與幽姿縹緲皆自然
嘗聞陶唐氏亦有巢由全以此聲風俗豈必效羈牽
大君遂羣芳左史蹈前賢振衣去朝市賜告歸林泉
滑和固難久循性得所便有各皆畏途無事乃真筌
舊壑窮香籙新潭漾淪淪崑花落又開山月缺復圓
輕策逗蘿逕幅巾陵翠煙機間魚鳥狎體和芝木鮮

四皓本違難二疏猶待年况今衰海清復此鬢髮元

顧慙纓上塵未絕區中緣齊竿終自退心寄嵩峰巔

別從甥萬盈

高適

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名宅相子偏重家丘人莫輕
美才應自料苦節豈無成莫以山田薄今春又不耕

感懷題從舅宅

李昌符

鄰家庭樹下幾度醉春風今日花還發當時事不同
流言應未息直道竟難通徒遣相思者悲歌向暮空

送外甥

張祐

衰年生姪少唯爾最關心偶作魏舒別聊爲殷浩吟
白波舟不定黃葉路難尋自此尊中物誰當更共斟

示外甥

嚴維

牽役非吾好寬情爾在傍經過悲井邑起坐倦舟航
相宅甥應貴逢時學可強無輕吾未用世事有行藏

勸學贈孟甥

宋黃庭堅

軻闢楊墨功愈於禹仲子論詩訖紹厥緒喜鑒言易
亦自名家一姓幾墜光緒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

河潤九里外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尚書則顯咨爾孟孫望洋漢唐其勤斯文對前人光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

蘇軾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九日省舅氏郭西獨行因書所見

元曹伯啓

浩浩陰風釀宿霾道邊佛刹記曾來舊花不識秋光老猶向桑陰密處開遙空無礙日凄凄過雨平田尚有泥極目斷鴻明滅處淡煙衰草一時低

豪家此日醉金樽驢背愁時睡正昏野雉一聲驚夢散蒼煙起處是前村

八月中秋示鮑甥將赴揚州

失名

是時鮑甥母喪孫石甫正奔父喪而余春前哭妹情見乎辭

子行無復倚門親相見何堪涕泗頻岐路殘春長斷信一家圓月正傷神還山已荷埋身鋪隱閣仍危墊角巾寄語江邊楊柳樹自今愁作渡江人

赴廣西別甥彭雲路

明解縉

多情爲我謝彭郎采石江深似渭陽相聚六年如夢過不如昨夜一更長

懷舅氏馮集甫

張以誠

驪駒唱春風蕭條忽秋色玉露零空庭徘徊悵未夕高歌轉成悲追念疇昔狂呼月下尊笑展花間弈

清言競傾倒謹語互彈射歲月曾幾何關河遶膝隔依依渭陽情冉冉光陰擲風塵惜離羣偃仰甘屏跡珍重雲中書深慰薊門憶浮雲斷南天白日黯西匿申章何以報但願加餐食

送趙甥赴衛輝幕

徐階

汝母余之姊六年長於予予昔生十齡夜燭誦詩書汝母執女紅竟夕與予俱茲事四十年想像昨日如頭顱各已白相望天一隅每懷骨肉情中宵起嗟吁春來獲見汝差足慰煩紆汝今幸有官汝母當怡愉汝本故家子書香襲巾裾子衰嫗忝竊早晚賦歸歟汝宜兩念此奉法保民譽祿養儻能久庶報生汝幼舅甥共休戚贈言不以諛助哉萬里程夙夜慎所趨

甥舅部紀事一

國語文公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子犯患之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及其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昭公十九年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兢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彌遠也

戰國策范雎曰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

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

史記陳世家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齊悼惠世家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驍鉤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王以驍鉤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於是太尉勃等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驍鉤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郭解傳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見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衛青傳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馴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起利斬捕首虜過當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適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補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遽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黃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

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騶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悅報博書曰子高適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洪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洪水大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召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必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悅報博書曰適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慙然不知所出于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子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誣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

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舉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論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論旨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一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遣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論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論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旨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

王還徙者

汲黯傳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翟方進傳方進子義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適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

杜欽傳欽兄子業有材能與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

淳于長傳長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還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後漢書齊武王續傳續字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

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

馬防傳防以特進就第建初八年因兄子豫怨誘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翟酺傳酺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

張禹傳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為皇祖考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鄆鄆况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

顯宗孝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明德馬皇后紀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

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吾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戚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憚忘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兄親屬乎吾豈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之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

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霍諝傳諝字叔智魏郡鄆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應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關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誣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有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

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謂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范滂傳滂少厲清節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楊修傳修用事曹氏嘗逆爲答記既而果然操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蔡邕進表平丘程末年十四時祖父叔沒未抱尸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粟肉以哺之未見食歔歔不能吞咽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
三輔決錄吉閎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遜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
三國志龐德傳袁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爲軍鋒親視援首註魏略曰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德戰後於轡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王凌傳凌遷車騎將軍儀同一司是時凌外甥令狐

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會愚病死凌陰謀事曰凌飲藥死孫堅傳堅子策將母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張英屯當利口拒術景將兵擊英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

顧雍傳雍長子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

邵子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

管輅傳吏部尚書何晏請輅作卦問夢青蠅來在鼻上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臭惡集之位峻者顯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在忤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屢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魏略宣王誘孟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

南中志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民保郡爲晉祚舅黎見爲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矣

世說新語魏展字道舒爲江州有舊投之都不祇待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反役使草木也

魏明帝爲外祖築館既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恩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聞此館之

典情鍾舅氏宜以渭陽名焉上從之

晉書謝朗傳朗子重子綯字宜映會於公座戲謂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王國寶傳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范甯國寶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武帝黜之

王忱傳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驛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諸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爲賓主

韓伯傳伯字康伯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

殷浩傳浩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誅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褚翼傳時天下鼎沸翼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即翼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翼習鑿齒傳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還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榮陽太守

何無忌傳無忌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桓元篡位劉裕與無忌密共圖元元聞裕等起兵甚懼曰何無忌劉

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見憚如此

張軌傳軌爲涼州刺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藏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乃遣兄鎮移檄廢軌軌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遺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得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斬之詣寔歸罪

鄧攸傳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

庾亮傳亮撫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郭彰傳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

鄒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飭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楚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劉琨傳琨字越石兄與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成帝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一百六卷舅舅部

第三三〇冊 之〇七葉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一百六卷舅舅部

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惺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大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惺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

荀勗傳勗父早亡勗依於舅氏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末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恩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

武元楊皇后傳后母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武帝卽位立爲皇后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娶於後宮爲夫人

衛玠傳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備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羊祜傳祜遷廬陵太守剛克蠶暴睚眦之嫌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詔賜命獄所琅邪太妃山氏聘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至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祜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恆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郗愔傳愔子超權重當時先愔卒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風子敢爾邪

諸噲錄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妒記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色不能令節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意旨乃共見劉夫人方便稱關雎蓋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若使老姥傳應無此語也

聞見後錄羊祜從甥王衍從祜論事辭甚辨祜不答衍怒拂衣去祜顧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傷風敗俗者此人也又步關之役祜欲以軍法斬王戎戎故戎衍於祜以積怨毀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後衍尚虛誕鄙薄名教識者以爲憂戎獨深然之以致甄喪中原之禍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於王衍則呂獻可之於王荆公似之於王戎則張九齡之於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虎會末康二年正月虎兇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靈今降勅召眞人勸治安大路眞人于戎甥舅也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戎奏帝依混元法攝召虎兇自空飛至帝愕然眞人呪水壘之化爲蠅蟻布氣吞之一城安靜
宋書鄭鮮之傳鮮之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

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洵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有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己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紕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構捕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敘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殺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囑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

朱齡石傳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傳劣齡石使舅臥於廳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瘡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卽死

王誕傳誕爲會稽王世子元顯所寵元顯討桓元欲悉誅桓氏誕固陳修等與元志趣不同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元得志誕將見誅修爲之陳請又言修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

范曄傳曄國孔熙先不爲曄所重曄外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乃傾心事綜曄遂相與異常曄既有逆謀徐湛之表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詔收窮詰曄在獄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

堂欲近終等見驛與終等果得隔壁遙問終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終云不知焉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僅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稻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後即購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購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購聞之驚喜終熙先笑之曰詹事當可共購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購謂衛獄將曰惜哉難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不足惜購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購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終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終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終曰時欲至未終曰勢不復久購既食又苦勸終終曰此異病爲何事強飯購家人悉至市監刑賊司問須相見不購問終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覓別終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足亂人意購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欲相見於是呼前妻罵母擊購顏色無忤及妓妾來別購悲涕流連終曰舅殊不同夏侯色購收淚而止哀願傳景和元年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卽以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願舅蔡典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願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

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狠狠上路許昭先傳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贈護皆得成長殷孝祖傳孝祖少有氣幹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葛僧紹建議衛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紹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在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淡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紹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紹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末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南齊書王延之傳延之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佃俱朱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朝後當爲第一延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輒與朝士

同列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江祁傳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失德既彰祁議欲立江夏王寶元劉暄初爲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賁腕帳下詔暄暄曰且已養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祁議欲立建安王寶實劉懷慰傳懷慰本名閻慰世祖卽位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吳均齊春秋劉瓛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梁書沈峻傳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顏協傳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林邑國傳林邑國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逸死奴文纂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雅家奴也文死子佛立義熙九年佛孫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驛固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驛謝蘭傳蘭字希如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飢饑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會子之流若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